

兩代人的鐵路情懷



人與事 徐宜發

六月十六日，香港《文匯報》以半個版面的篇幅，在「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系列報道中以《鄭州鐵路職工：供港生鮮快車扮靚進香江》為題，刊登了當年在鄭州北站工作的李淑珍和她的女兒艾霞，母女兩代人為開行進港755次快車精心服務的事跡，展現了兩代人的鐵路情懷。

那是六月初一個晴朗的日子。我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新新聞中心記者相約在鄭州北站，走進「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系列採訪報道的第二階段。這裏是供港鮮活物資快車755次的始發站，時任鄭州北站副站長姚坤亭、生產調度主任劉德正以及黨委原宣傳幹事艾霞等親歷者，從不同角度回顧了755次列車開行的動人故事，感人肺腑。尤其艾霞講到她和母親母女兩代人，曾經都是鄭州北站職工，「755」這個特殊的符號永遠留在了她們的記憶深處……

上世紀，艾霞的父母都是鄭州北站的普通工人。分工不同，艾霞的父親是一名電

工，主要負責電器、電線路的故障處理和維修。艾霞的母親李淑珍一九六八年參加工作進了鄭州北站，成了車號組的一名車號員。那個時候不像現在，車站都裝有車號識別系統，列車進站自動識別從頭到尾每個車輛，通過微機都打印得清清楚楚。二十多年前，微機技術還沒有普遍使用，全國各大編組站列車進站，每個車輛都要靠人工記錄車號。車號員必須具有腿快、眼快、手快、心細，做到車輛順序、車號記錄準確無誤，否則直接影響車輛的編組效率。今年已七十六歲的李淑珍還清晰地記得，當年她第一次接觸755次車輛，在抄寫車號時應把「活」字圈起來，突出這輛車是裝有生命的「活口」專用車。她沒有把「活」字圈起來被車站調度員發現，幸好及時更正避免了一次失誤。

那些年，「755」是全站的重點車。每天都有來自四面八方裝有鮮活物資的車輛在鄭州北站集結，車站有專人負責把即將裝有生命物種的車輛，提前打掃得乾乾淨淨，在

專用股道將這些陸續到來的雞鴨鵝、豬牛羊裝上車。夜晚在編組場作業完畢送入下行出發場固定股道，凌晨四時準時發車向香港方向疾馳。李淑珍在車號組幹了二十多年，參與編發755次供港快車不計其數，她為沒有出現過任何閃失而感到慶幸和自豪！

一九九一年，年輕靚麗的艾霞走進鄭州北站，母親把「接力棒」傳給女兒。艾霞聰明好學，先後到武漢鐵路運輸學校和鄭州大學新聞專業學習深造。學業完成回到鄭州北站從事專職宣傳工作。她經常深入現場把運輸一線工人，辛勤工作的事跡記在本子上，寫成「消息」、「通訊」發在報刊上，講好鐵路故事，傳播鐵路文化。有一次，她現場看到工人們個個滿身大汗，把裝載「活口」的牲畜專用車沖洗得乾乾淨淨。大家的工作熱情感動了她，很快出手一篇《讓「755」乾乾淨淨進香江》的通訊並見諸於報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夕，鄭州北站組織團員青年開展「喜迎香港回歸」活動，場面熱

烈，主題突出，激發了艾霞的創作靈感。回到家裏，她奮筆疾書創作了一篇《一千九百九十九個祝福》通訊，很快在《人民鐵道》《河南日報》等刊登。文章語言精練，情真意切，為香港同胞送去了美好祝福，表達了中原鐵道兒女期盼香港回歸的喜悅心情。

李淑珍和艾霞母女兩代鐵路人，在不同的崗位上辛勤勞動，勤奮工作。採訪中，她們那樸素簡潔的話語，彰顯出鐵路人樸實無華的勞動本色。

我與大公報

扣好職業生涯第一粒扣子

茅杰

一九九九年七月，我有幸入職上海辦事處，成為大公報大家庭中的一員。大公報給了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她引導我在高起點上起好步，扣好了職業生涯的第一粒扣子。在上海辦事處和港館，我累計工作了十一年有餘，所學所悟收穫的一切，受益至今。

我常笑言，自己與大公報結緣「長達」兩個世紀（一九九九年至二〇一〇年），可謂刻骨銘心，如今依然時常感恩其獨特的魄力、魅力和影響力。

敬佩大公報的魄力：不拘一格用新人。二〇〇〇年，中央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大公報立即與國家民委等策劃了「西部民族地區紀行」大型採訪活動，錢其琛副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出席啟步禮並授旗。當時，我參加工作僅僅十三個月，壓根沒想到能作為此次重大報道中最年輕的記者跟着資深媒體大咖們赴西部採訪，頗有點「出道即巔峰」的幸運。我所在的小分隊從北京出發，四十天內足跡遍佈內蒙古、陝西、四川、貴州，這段珍貴的經歷讓我迅速點燃了新聞激情，找到了新聞感覺，並深愛上了新聞行業。

我和同事們採寫的《西部歸來話西部》系列報道，一舉榮獲了二〇〇〇年度香港報業公會全年新聞大獎和最佳特寫新聞組冠軍，擔任評審委員會主席的查良鏞（金庸）予以高度評價：「大公報的系列報道，可以說代表了香港新聞寫作的最高水平！」

欽佩大公報的魅力：千方百計培養人。二〇〇二年四月，港館為我辦理了工作簽證，讓我赴港學習鍛煉。前三個月，我在經理部上班，參與了大公報百年報慶相關活動的策劃、組織以及與國際媒體的溝通等，還有幸隨國際傳媒代表團訪問了北京、天津和上海。這段特殊經歷，讓我對大公報的感情進一步升溫，對其歷史和魅力更加欽佩；後三個月，我在編輯部學習，擔任過國際版、要聞版和中國新聞版的編輯，還嘗試了一些外出採訪。在這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裏，有一個細節記憶猶新：某天，總編輯遞給我一本中英文詞典並叮囑說，國際版要用的有些外電文章，你試着翻譯吧。我當時一愕，馬上領會到：這是給我學習鍛煉的機會啊！

在香港工作的六個月，我切身感受到大公報「相親相愛一家人」的文化氛圍，無論是社長、總編輯、總經理等高層，還是身邊的普通同事，對我這個年輕人關照有加。大公報「藏龍卧虎」，同仁們傾囊相授，既壓擔子又指路子，不少新聞業務的「一字師」場景如今仍歷歷在目。當時，港館有意讓我留下來工作，因個人原因我選擇返回上海，一度還擔心會影響我未來發展。沒想到，隔了一年多，時年二十八歲的我被任命為大公報上海辦事處主任，成為當時最年輕的內地辦事處負責人。

讚佩大公報的影響力，引以為傲做大公人。剛進入報社時，曾有前輩和我分享：越是重大事件、重要時刻，越要看大公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全國兩會等召開時，大公報的地位就愈發凸顯。二〇〇七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〇年的全國兩會，我都有幸作為報道組成員飛赴北京採訪，在中國的「心臟」感受大公報的特殊影響力。

「我是大公報記者」，任職大公報期間，這是我引以為傲的自報家門方式，也因此收穫了工作上的諸多便利與優勢。

二〇一〇年十月，我惜別大公報，來到上海市閔行區工作。如今，熟悉我的人介紹我時，經常會補充一句：茅杰曾經在大公報工作過。每次話音剛落，我馬上就能感受到人們投來的敬佩目光。

一時大公人，一世大公情！

大公報前上海辦事處主任

謎之老五，善之奇葩

——讀謝剛長篇小說《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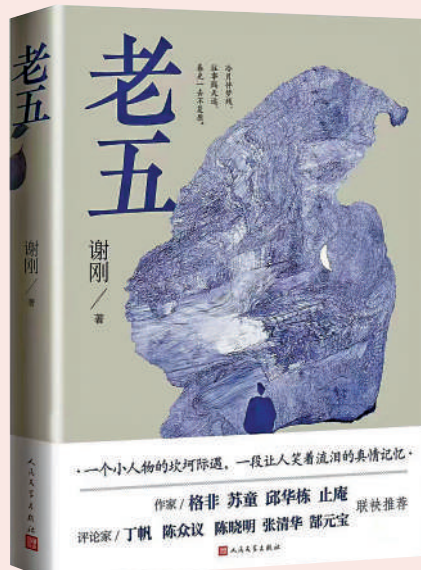


燈下集

劉衛東

長篇小說能夠立住的根據，莫過於貢獻一個時代的、個性的且有原型意義的人物。謝剛深諳此道，借助《老五》，在九十年代至今的敘事時間內，提供了一個一言難盡的老五形象。讀《老五》而不理解老五，不能算真正理解這部作品。老五不是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概括的「圓形」或「扁平」人物，而是「尖形」的，帶有「深刻的片面性」。他可能偏執，但是，也許這正是人性中某一點的放大。因此，老五是個什麼樣的人、作者怎樣展示了這個人，以及應該如何看待這個人，就是《老五》的看點。

老五的性格，可以用「善良」二字概括，但絕非字面意思。這個詞能指太過普通，所指又太過複雜，牽扯道德、哲學、人性一系列內容。作品中，老五無疑成為了善良的原型，他的價值觀、行為及命運，也寄寓着作者的思考。善良作為理解老五的關鍵詞，具有多重意蘊。第一重，人之初性本善的善。老五身上，體現了作為天性的善良，也是作者賦予他人說起點。老五是孤兒，簡單純粹，誠實木訥，因此，做事目的單純，手段直接。如果出身設定有所改變，想必很難解釋他為何已經讀大學，卻擁有赤子般的「思無邪」。善良給他帶來紅利，老五受到同舍兄弟們的愛戴，與班上的「公主」墜入愛河。不過，《老五》不是童話，作者想講的，也不是「善良的人兒最終有好報」的故事。第二重，克己復禮。老五秉持善良的觀念，遇到問題總是禮讓他人，任勞任怨，仁義為先。照書中描寫，老五是個自律羞澀、生怕給別人帶來麻煩，行為靠譜的謙謙君子，完全可以信任託付。第三重，善良的極致，犧牲自我。善良的「外化」有一定層級，第一是付出金錢、物質；第二是付出情感、時間；第三付出權利、生命。一般人，達到前兩重容易，達到第三重難。汶川地震後，老五毅然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當，連夜組織人手，開挖掘機到現場，不捨晝夜地奮戰，打通了通往災區的道路。因此，老五的善良來自天地孕育，故而才能由內而外，不斷付出自己，照亮別人，光芒四射。謝剛塑造了這樣一個人物，暴露了他理想主義的一



▲謝剛長篇小說《老五》。

為善良，相信他人的謊言，讓自己背負上了沉重的負擔，走向歧路。大學畢業前夕，他就隔斷了與同舍同學的聯繫，多年以來，不通音訊。直到十多年以後，互聯網時代，才被一直尋找他的舍友在茫茫人海發現。

老五的內心世界如何，他午夜夢回時，是無怨無悔，還是扼腕嘆息？不得而知，因為《老五》沒有正面交代。謝剛善於賣「關子」，講述老五故事時，運用「限知視角」，設置了重重謎團，懸疑迭出。《老五》分上下兩部，上半部名曰「想你的時候來看我」，講大學時期的老五。謝剛此刻發揮了他「貪嘴」的一面，把男大學生的宿舍生活寫得活色生香，老五就在群像描繪中出場了。小說刻意使用了「我們」的視角，老五言行舉止「被看」，由此，一系列謎團出現。「我們」能夠看到老五文采斐然，擅長運動，與「公主」痴情苦戀，卻無法走入他的內心。老五原生家庭成謎，他從不談論自己家庭，放假也不回家。老五每天忙碌外出，瘋狂賺錢，做家教，甚至賣血，卻從不說為什麼。他與舍友的交流也不順暢，時常逃避聚會，築起了一道心靈壁壘，「我們接受不了一個人的複雜和神秘，接受不了我們身邊一直住着一個看不透、讀不懂的兄弟。」按說，上半部已經吊足了胃口，下半部「我的溫柔是鋒芒」可以解開謎團了，但是，謝剛卻要把底牌留到最後。小說敘述人轉換為老五的「名義」妻子鄭團團，因此，老五仍然是「被看」，而他的那些未解之謎，仍然延續。鄭團團是某官員小三，未婚懷孕，偶然機會認識老五，並與其假結婚，掩飾身份。對於鄭團團來說，老五也是謎之存在：為何來到此地？以前幹什麼的？內心中有怎樣一個女人？直到小說「尾聲」，全部謎底才揭開。不能不說，謝剛擁有很強的敘述能力，能夠在長篇小說中讓人物始終處於神秘狀態，半隱半現，也讓讀者欲罷不能。

讀者越了解老五，越痛恨他的「騷操作」，也越喜歡他的善良，這大概就是此原型的魅力。謝剛對筆下的老五可能同樣如此。在「尾聲」，真相大白後，老五回到了群體中，參加了聯誼會，被正常的生活軌道接納，也為自己的善良正了名。也許作者是想，種下善良之種，無論長出何等「奇葩」，都是美好的。不過，現實中，善良的老五會更幸運，還是更不幸呢？

疫情下的「相會」



人生在線 延靜

在上海的二妹，一日忽然提出，她作為群主，呼叫幾個妹妹群聊，問我是否願意參加。我當然同意。

我是哥哥，有三個妹妹，兄妹四人。我們之間的關係，十分親密。八十歲之前，我和妻幾乎每年去上海，看望二妹一家。三妹和小妹在北京，我們和她們的相會就更勤，大概一兩個月聚會一次。

我們入住養護中心後，在北京的三妹，由兒子駕車，幾乎每月都來看我們。小妹因家務繁忙，時不時也有電話聯繫。但疫情反覆，養護中心封閉管理，不進不出，我們和她們已有八個多月沒有見面了。

養護中心條件不錯，每天從早到晚有多項活

動。但親人近在咫尺不能相見，生活中好像缺了點什麼。我們與二妹相見，還是三年前的事。那時我剛入住養護中心，要動手術。八十幾歲要動手術，二妹知道後，很是不安。當時已八十歲的二妹，不遠千里，從上海來北京看我，相見淚水汪汪。

這天「相見」，不僅三個妹妹參加，妹夫也參加，十分熱鬧。沒想到的是，二妹和她的女兒還把在萬里之外多倫多的我們的女兒女婿也呼喚出來，參加群聊。我們和女兒女婿也是三年多沒見面了，這樣氣氛就更加熱烈。十個人，通過網絡相互面視，身體都還可以。你一言，我一語，真是其樂融融。

疫情沒有阻擋親人「相會」。當然，大家更盼望疫情早日過去，可以不受任何干擾地自由行動。

「發現定窰」

展覽「發現定窰」正在廣州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區舉行，該展覽展出來自河北多家文博單位和南越王博物院院藏的定窰各時期瓷器、窰具、標本二百九十四件（套），其中一級文物二十二件（套）。圖為金代定窰褐地剔牡丹花擎荷葉娃娃枕（右上）吸引參觀者。

中新社



市井萬象